



文亦奇

蛇谷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内 容 提 要

清朝末年，云诡波谲。

一纸神秘的密约，一起骇人的命案，一场卖国的大阴谋。

怀密约者因密约而丧生；得密约者因失密而毙命。视密约为其性命者铤而走险；夺密约为其阴谋者生死相搏。

一时间，绿草如茵、鲜花似锦的“蛇谷”杀机四起，阴森可怖。一片刀光剑影，血雨腥风。

“江南浪子”欧阳清历尽艰险，九死一生，闯入神秘莫测的“蛇谷”，与三名诡秘的间谍杀手展开了殊死较量……一场密约的大阴谋的破灭，悬疑曲折，紧张激烈。本书笔墨纵横，想象丰富，兼具武侠与间谍小说的特色。



时间过得真快呢！赶了一天的路，看来已过申时了。偏斜的太阳正渐渐地落向远处翠绿的西山，发出金黄色的光彩，像一团火球似的，吊挂在西方蔚蓝的、万里无云的晴空中，令人感到汗流浹背的炎热。虽然已到了立秋，但在阳光照晒下的赶路人，并不觉得凉爽。

那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，自石家庄直通京城의官道，修得那么宽畅平坦。平时往来行旅客商很多，不是上京去，便自京里出来。在清代的末叶光绪年间，京汉铁路尚未修筑之前，京城通南方中部各省和西北、西南地区，都得走这条官道。

今天情况有些特别，这条交通要道上，只有“江南浪子”欧阳清一个人，孤零零地骑着一匹马行走。也许

是天气太热了，或是已到傍晚投宿的时间，行人们早就找妥了沿路小镇上的客栈，住下来休息。而欧阳清却想早一天赶到京城，仍是策马前行，仆仆风尘地在官道上前进。

欧阳清有“江南浪子”的外号。他是南京人，金陵是江南首府，所以他的“浪子”之名上，冠以江南。至于“浪子”的解释，一般的说来，是个不务正业，又不肯安住家内的男人。四海流浪，到处为家，没有正当职业，却也不会愁没有钱用，生活发生困难。这就是“浪子”的本领，他自有特殊的谋生之道。

“浪子”遨游宇内，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，都曾遇见。有时一言不合，或是插手闲事，硬碰硬的拳来腿往，大战数十回合，在所难免。因此必须有超人功夫，能够敌得住拳脚，且要战无不胜，打得对方落花流水，大败而逃。这套武技本领，学起来可不简单。

虽然在清末因西洋枪炮的输入，武技抵挡不住洋枪洋炮，以致日渐式微，但是在内地行走江湖，枪炮尚不流行普遍，拳腿刀剑的真功夫，仍是有相当用处。

称得上“浪子”的另一特点，和一般游侠不同，就是风流倜傥，在女人方面是十分受欢迎的人物。“浪子”年纪轻，生得漂亮，不论是歌台舞榭，风月场中打滚的女人，或是名门贵妇，大家闺秀，都对“浪子”着迷，把他爱煞，也把他恨煞。爱的是他多情多义，风流俊俏，是

她们喜欢的男子汉。恨的是他的爱情不专一；不肯和一个女人终身厮守，不再浪迹天涯。以致这种爱情是短暂的，只有片刻的甜蜜，却留下永久的回忆，惹起无限的相思。这怎么不使女人恨煞“浪子”呢？

欧阳清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，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住过，也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有白头偕老的念头。行踪飘忽，四海云游，身边经常有不同的异性相伴陪，但没有一个能捕捉住他，和他结婚。

他匆匆地赶路，预备天黑以前赶到芦沟桥，投宿宛平县城内，舒服地住上一夜，第二天清早就可上路进北京城，参观这满清皇朝的帝都。

欧阳清虽如此打算，但目前情况改变了。他骑着马经过一个小山坡，见到官道两旁都是浓密的树林，一片绿油油的树叶，紧夹住黄泥道路。他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，策马前奔，官道转了个弯，树林更加浓密，暗绿色透不过阳光，也不知道它有多么广大。而他抬头一看，不禁暗自吃了一惊。……

原来在官道上一字排开，六个穿黄色袈裟的喇嘛，他们双手合十，站在官道中央，一动也不动，挡住了欧阳清的去路。

“江南浪子”急忙勒住了马，不让马儿直冲到他们身上去。希望番僧们看见了他，让出一条路来，放他过去。

可是这六个喇嘛视若无睹，仍是挡住了路，口宣佛

号，没有意思放他过去。

欧阳清满怀戒心，细看这些番僧，个个粗壮得像头大牦牛，油光光的脑袋，黝黑的皮肤，肌肉十分结实，一望而知是练过武的和尚。且从外表看来，大约是西藏喇嘛，有点儿名堂。拦住了官道，似乎在找欧阳清的麻烦。

行走江湖的人，对于出家人、书生、残废者和穿重孝服的女人，都有所戒忌，避之为吉，最好不要惹上他们。所以欧阳清想移转马头，自官道边上过去，不招惹他们。哪知他刚生此念，还没有动作，忽然看见两旁树林里各又走出四个番僧，左右拦住了他，不让“江南浪子”自官道边上经过。……

现在眼前的番僧增至十四人，他们虽不动手攻击欧阳清，但找麻烦的情势，已表露无遗。欧阳清心中暗想：

“这条官道上往来人多，一向平安无事，连拦路行劫的盗贼也没有。现在突然出现那么多的和尚，必然是找麻烦。但我一向和空门少往来，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怨，他们为什么要在此地拦路呢？……”

欧阳清不怕他们，只是不想多事。前面既然被拦住了路，就掉过马头，不和他们理论，向来路回去，找家客栈投宿。哪知他的马刚转身过来，看见后面路上，也有四个番僧堵住去路。如此十八个和尚正团团围住了他！使“江南浪子”进退两难，陷在他们的包围圈内了！

“哼！我又没有偷尼姑，和你们毫无怨恨，干嘛找我

呀？真是莫名其妙！”

欧阳清自言自语。当一点对方人数，心中更是吃惊。他听说过，大内雍和宫内，有武功高超的番僧十八人，号称“十八罗汉”，所向无敌，名震武林。目前这批喇嘛莫非就是“十八罗汉”？

“江南浪子”只是久闻其名，从未和“十八罗汉”见面交手，想不到在这段冷落的官道上，竟然遇上了。而且十八番僧一齐出动，志在对付欧阳清，他心中盘算，一对十八，今天将有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。

显然的不管欧阳清的武技如何高明，众寡比数悬殊，且对方又是不好惹的“十八罗汉”，这场格斗的形势摆明，对“江南浪子”很是不利。如果他败在这批喇嘛的手下，休说将送掉性命，他的战无不胜的一世英名，岂不就此付诸东流，再也难保持了么？

欧阳清认清形势，快速考虑之后，跳下马来，双手一拱，很有礼貌地打个招呼道：

“各位大法师，今天在此相逢，不胜荣幸。可惜小弟急于赶路进京，未克与各位讨教禅机，还请让开一条路吧！日后会晤有期，当再请教！……”

欧阳清面露笑容，态度和蔼，对“十八罗汉”恭敬有礼，说话不卑不亢，希望让路放他离去。可是“江南浪子”的克制工夫，却是白费了。所谓“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”，“十八罗汉”今天围住了欧阳清，是存心挑衅，

和他在武技上见个高低，哪肯给他三言两语，就此让路放走？

欧阳清的礼貌变成多余，言语成了废话。这些喇嘛不予理会，双手合十，宣念佛号，一步步地走近了他，渐渐地缩小了包围圈。看来这场凶狠的格斗，势所难免。

“江南浪子”说不退他们，心中早有了应敌的准备，轻轻地一拍马臀，那匹马儿颇为知趣，举蹄向路边树林踱去，俯下头来吃草休息，好像对当前的严重局势，毫不觉得惊奇。因为它驮着欧阳清，过去眼见过不知多少大厮杀，畜生也见怪不怪，临变不惊了。

喇嘛们放过马匹，不为难它！因有匹马夹在中间，交手起来反而碍手碍脚。让它到路边吃草，也好多留出些空间地方，围攻这个名闻全国的风流浪子。

欧阳清见到这情况，知道狠斗是即将展开啦！但心里仍在盘算，自己和“十八罗汉”毫无瓜葛，他们竟知道“浪子”进京，在路上埋伏围攻，可见消息灵通，是有所准备的行动。那么谁在幕后指使，差遣“十八罗汉”来对付他？这可使他糊涂了，一时想不出要致他死命的冤家。

在过去的日子内，“浪子”为了路见不平，插手管了不少闲事，大大小小的冤仇，确是结下不少。再说他在青楼妓院之中，结识了不少风尘女子，她们爱煞恨煞了“江南浪子”。其他的寻芳客，对他争风吃醋，恨之入骨，

更是免不了的事。买凶要把欧阳清置之死地，也很有可能。

欧阳清仔细一想，又觉得不对。因为雍和宫的喇嘛，是紫禁城内皇室供餐的和尚，不是民间冤家请得动他们的。而能差遣“十八罗汉”出宫来伏击欧阳清，那绝不是普通的冤家，这个幕后指使人来头必然很大，而冤仇也是很深了。

欧阳清自思和满清皇室之间，绝无梁子，且从未有往来。他这次进京，只是受一位前半年在苏州城内相遇的知己好友的函约，请他到京城里来玩耍，别无目的。那么怎会有大内的“十八罗汉”拦路，硬要挑战呢？

这真是如入五里雾中，越想越糊涂了。但那些喇嘛一步步的逼近，战机一触即发，事实上已没有时间给他细想，解答谜团。必须立即应付目前的危机，自“十八罗汉”的攻势包围中解脱出来。

“……”喇嘛们念着人们听不懂的藏文经句，已接近到距欧阳清两丈的四周，紧紧地包围住，使他万难走脱。

欧阳清不惊不慌，摆起架势，严防着喇嘛的进犯，同时密切注意这十八个和尚的一举一动。立即给他看出眉目，在这些番僧中，只有十六人围住他，另外两人站在包围圈外，似乎是他们的头儿，在指挥喇嘛行动。且看这两个和尚身上披的袈裟和其他十六人不同，黄纱之上镶了金线，闪闪发光。可见他们的地位，必在别的喇嘛

之上。

这推测很是正确，但见那两个领头的喇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合十的手势有了变化，其他的番僧好似接到了指示，展开对欧阳清的攻击。……

但听得一声喝叱，十六番僧动作整齐划一，各自腰间摸出一对金光闪亮的一尺直径的圆圈，执在双手上，开始在空中挥舞。顿时在落日夕辉中，反射出万道金光，使欧阳清眼花缭乱，一时眼睛都张不开来。

这对“江南浪子”十分不利，眼睛若给金光罩住，就难招架和闪避敌人的武器，将轻易地败在喇嘛手下。

欧阳清暗惊，他识得“十八罗汉”手中的金圈，名叫“金刚圈”，是很怪异厉害的武器，使用者以“金刚圈”套人头部和四肢，要是给它套住，不易挣脱，喇嘛只要把“金刚圈”一翻转，那人脑袋或四肢立断，非死即成残废。

现在三十二个“金刚圈”，分成上下两排，围住了欧阳清，上排十六个头顶上压落，下排十六个套他的手脚，如天罗地网，困得铁桶般毫无隙缝，正一步紧一步地逼近。“江南浪子”预计只要喇嘛再上前两步，他自己功夫再高超，也难抵挡而被“金刚圈”套住。

欧阳清用手掌遮住了眼，不让金光刺激眼睛，看清目前生死边缘的危险情况，心中暗想他绝不能出招反击，因为只要他伸拳抡腿，别说破不了“金刚圈”，伤不了喇

嘛，反而出招的手脚，将被“金刚圈”一下子套住，自投罗网，伤了身体。所以在这情况下，一举一动非得慎重考虑，不可自招败亡。

他想不出破解的妙法，只有采取守势，保住自己。但“金刚圈”紧逼前来，刹那间就要触及身体，没有空余的时间给他多考虑。必须立即想出死里逃生的方法。

欧阳清沉着应付，想了一想，突然迅速地自腰间抽出一柄两尺多长的精钢短剑，这是他的防身武器，锋利异常，过去靠着它对敌多少江湖人物，取得胜利的记录，是他心爱之物，从来不肯让它离开自己。

短剑出鞘，“金光圈”中射出一道寒光。十八个喇嘛注视着，预料他将出招对抗的了。……

果然，欧阳清把短剑执在左手，剑鞘握在右手，双手上下两路出招，身子转一个大圈子，用短剑和剑鞘去招架“金刚圈”。

喇嘛们哪肯失去机会，忙用“金刚圈”去套短剑和鞘，乘机想套住欧阳清的双手，就可轻易地被他们制服。……

哪知这是虚晃一招，欧阳清为了救自己的性命，决定牺牲这柄短剑，出招之后，竟然让短剑和剑鞘脱手，抽手回来。喇嘛们想不到他会如此，“金刚圈”套住了短剑和剑鞘，却没有套到他的双手。喇嘛们把手一翻，旋转“金刚圈”，立即将那柄精钢短剑，折成了数段。

当“金刚圈”在折断短剑之时，欧阳清头顶上撤了防，露出一个破绽，没有用“金刚圈”罩住。

欧阳清就是在等这机会，他脚下一用暗劲，身子一纵冲天，直跳起来，穿过破绽的空隙，飞跃到空中去了。

喇嘛们上当套不住他，反给他冲破包围，跳到空中。心中气恼万分，齐声怒吼，手中“金刚圈”向空挥舞，布成了一张网。只要欧阳清的身子落下来，跌在“金刚圈”的网内，必然被套住送命。……

这是电光石火间的事情，欧阳清跳到空中，一跃丈余高，但不能如飞鸟般长久停留空间，必然很快地落下来，跌在喇嘛的“金刚圈”网上送命。

可是欧阳清在跳上空中之时，早已有了主意，他在空间身子一弯，翻了一个筋斗，如燕子般斜飞出去，穿过了要他性命的“金刚圈”网。身子倒竖，伸出双手，不偏不倚的正按在那两个领头喇嘛光秃秃的脑袋上，借了一点反弹之力，又是一个翻身，落在这两个喇嘛的身后。

那两个喇嘛冷不防欧阳清自空而降，降到他们的头顶上。想迅速地抵挡，可惜反应已迟了一步，被他的双手拍到了光脑袋。欧阳清手用暗劲，按到他们的头顶上。虽然这两个大喇嘛有高深的武功，脑壳坚硬如铁，不是一拍就破碎的蛋壳，但“江南浪子”的内功不弱，暗劲有力，且拍在脑门穴道上，大喇嘛尽管功夫结实，也是受不住的，立刻感到天旋地转，晕头转向地失去了定力。……

大喇嘛暗叫不妙，忙运用元神，恢复知觉和力量。但就在片刻之间，他们失去了抵抗能力；在欧阳清落到地上后，快如迅雷地跳起来，夺取了大喇嘛腰间的一对“金刚圈”，站在背后，在他们头颈里一套，用手微用力勒紧。……

这是弹指间的重大变化，当大喇嘛清醒时，身子已被欧阳清控制住了，只要他把金刚圈一勒紧，这两个“十八罗汉”的大师兄，雍和宫喇嘛大头领，就要上西天佛国，极乐世界涅槃去了。

大喇嘛是出家人，六根清静，对生死了无牵挂。但真要他们去死，却仍是舍不得丢下尘间的花花世界。所以当欧阳清用“金刚圈”套住了他们的脖子，就露出一副贪生怕死的真面目，叫嚷起来道：

“罪过，罪过，阿弥陀佛！怎么可以对出家人如此无礼！要知杀害和尚，罪孽深重，将入阿鼻地狱，永不超生！快快拿去金刚圈！”

欧阳清冷笑，不放松手中的“金刚圈”，道：

“哼！杀害和尚，要入阿鼻地狱，那么和尚杀人呢？将要沦入哪个地狱？……”

大喇嘛苦笑着，可怜巴巴地辩道：

“贫僧哪敢杀害施主，请勿误会！只是要看看名闻武林的‘江南浪子’欧阳大侠的高超武艺罢了！”

“哈！哈……”欧阳清大笑，冷冷地板起脸道：“出

动十八罗汉，招招要我死命，这是看看武艺？……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大喇嘛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

其他的十六个喇嘛，眼见他们的大师兄已被擒住，性命难保，投鼠忌器，呆呆地站在官道上，不敢有所行动，更想不出救他们师兄的办法。

“快快老实说出来，是谁指使你们来害我的？”欧阳清厉声盘问：“哼！要是不讲个明白，就送你们上西天佛国。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两个大喇嘛面面相视，害怕地不敢直说出来。

“哼！讲不讲！……”

欧阳清手腕用劲，摇动“金刚圈”，痛得他们杀猪似地大叫，哀求着道：

“快停止，饶了我们吧！我说！我说！……”

大喇嘛正要讲出来的时候，突然树林里跳出一个蒙着脸，穿清装旗袍的姑娘，莺声燕语地叱道：

“不必说了，你们这些不中用的饭桶，滚开吧！欧阳清，你要问话，只要拳头胜得了本姑娘，我就告诉你！”

欧阳清原是要逼问出指使人，现在见这清装姑娘走出林来，猜想她正是“十八罗汉”的幕后人物，也就放过了这些喇嘛，让他们狼狈地离去，转身向这姑娘说话。

他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姑娘为什么用粉蓝色的纱布蒙住了脸呢？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？要不是她的脸生得太丑，

难以见人，便是她要保守秘密，不肯给人认出来。但听她的口音，一口清脆的京片子，说得如黄莺出谷般动听，想来她的芳容，绝不是丑八怪。何况她的年纪，大约十八、九岁，豆蔻年华，这样青春的少女，绝不会是丑女。那么，她蒙上面纱，是不想给人看见庐山真面目了。

但她能指挥得了“十八罗汉”，又穿一套华丽的旗袍，想来必是满清贵族的小姐，或是住在宫内的神秘人物！

欧阳清解不开此谜，猜不透她的身份。先礼后兵，双手作揖道：

“姑娘，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无冤仇，何必要交手比划呢？”

“格，格……”一阵银铃似的笑声，出自她的口中，笑得那么轻盈愉快。反问道：

“我们真是素昧平生？没有冤仇吗？格！格！格！……欧阳清，看你破‘十八罗汉’的金刚圈，武技巧妙高明，令人心折佩服！所以，本姑娘要和你比划比划，在拳脚功夫上，见个高下。”

“姑娘过奖了！”欧阳清谦虚地说：“区区武技平常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破‘十八罗汉’金刚圈，还损失了一柄心爱的短剑，这算不上丝毫无损的全胜！区区急着赶路进京，与友约会日期，不可延误。请姑娘原谅，还是免了比划，等以后会面之时，再向您请教招式。至于‘十八罗汉’为什么要拦路寻衅，尚望说明原因。冤仇宜

解不宜结，区区不想多惹事，知道原因之后，也好疏解，消除误会，免得再生是非。”

欧阳清的一番闲话，说得婉转得体，表明自己不是好斗闹事之徒，只是想晓得原因而已！哪知他的话却招来这个姑娘的狂笑，轻视地道：

“哈！哈！原来名震武林的‘江南浪子’，是个怕事畏斗之人！不敢和本姑娘比划，还要疏解误会，免生是非，真是胆小如鼠！可见你是虚有其名，并非真正的武林第一高手！”

她的话在讽刺嘲笑欧阳清，目的是激怒他，好出手比划。哪知她的话越说得越多，欧阳清的态度越是柔软平和，一点儿火气都没有，笑容可掬的谈话。因为欧阳清听她的口音，渐渐地想起来，说话声音好似另一个熟悉的好朋友。只是她的装束和其他，又完全不同，使“江南浪子”一时不能确定，心中益增疑惑。恨不得立刻揭去她的面幕，一看究竟。

那姑娘见他一味和气谈话，不肯交手，气恼地双掌齐发，向欧阳清的身上要害之处袭击。叱道：

“废话少说！接掌吧！瞧我在十招之内，把你这个‘江南浪子’打得跪在地上求饶！”

逼他出招应战，且这姑娘的招数，煞是狠毒，攻的都是要命的地方。欧阳清见她无可理喻，动手逼战，这时也不得不展开拳脚，来招龙吟虎啸，化解了她的攻势。

只听对方“格格……”笑声，称赞道：

“好一招龙吟虎啸，漂亮极了！欧阳清，你的武功尽量施展出来吧！给本姑娘瞧瞧！哈哈！……”

这姑娘的拳腿功夫不弱，出招迅速正确，身形变化莫测。一二回合之后，欧阳清就觉得对方不是个好缠的少女。她对“江南浪子”出击的招数，看来是十分狠毒，但到紧要关头，却又收住了攻势，不想真的伤害欧阳清。只是在诱他应战，把一身武功施展出来。所以表面看来，两人斗得十分激烈，但双方都有分寸，不肯狠斗伤人。

欧阳清出招更是小心；他一直处于守势，招数以化解对方攻势为主，不想乘机反击。且在交手之后，默察那姑娘的功夫，使他怀疑之心更重了，因她的武技招术，对欧阳清来说，并不陌生，一投足，一举手，太像他的一个朋友了……

难道他们是师出同门？学的是一派的武功？还是这姑娘和他的好友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都要弄个明白。

“慢着！姑娘，你是谁呀？……”欧阳清突然跳开，收起拳腿，奇怪地问。

“哈！哈！……”对方又是一阵嘻笑，道：“休问我是谁，欧阳清，今天你遇到了我，就得斗个你死我活！”

那姑娘收住笑声，继续进招。但“江南浪子”却不肯这样的糊涂地缠斗下去，突然两脚用劲，身子纵跳离地，自她的头顶上一掠而过。这动作快如闪电，那清装